



小英雄雨来

管桦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英雄雨来

管桦

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、插图：沈尧尹

小英雄雨来

管桦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9印张 160千字

1979年6月北京第1版 197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0,000册 定价0.49元

+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，是作者从他为少年儿童读者写的许多作品中，选编而成。其中有小说《小英雄雨来》、《上学》，童话《竹笛》、《狐狸》……还有故事、散文等，共十四篇。

DE 42/29

目 次

上学.....	1
滦河上鹰的传说.....	27
小英雄雨来.....	31
讲一段列宁的故事.....	163
多么坚强的人啊.....	200
狐狸.....	203
老虎和黑熊.....	206
百灵鸟、乌鸦和风姑娘	210
还乡河的传说.....	227
熊的故事.....	240
勇士.....	242
纺织娘.....	245
燕子.....	248
竹笛.....	253

上 学

将军河边龙虎村的小铁头已经八岁了。

象铁头一般大的孩子，家里稍微富余点的，都上学了。铁头的爸爸和妈妈都已经去世，姐姐好不容易拉扯着铁头苦熬岁月，三天两头揭不开锅，哪有钱供铁头上学念书？可是铁头却慌慌着非要上学不可。吵得姐姐心烦，掴了他一巴掌。铁头便仍旧背筐去拾柴，或是挎着篮子，跟姐姐下地挖野菜。

一天，铁头跟姐姐下地，路过学堂门口，听里头齐声念书的声音，忽然伸出两条细瘦的胳膊，抱住姐姐的腰，脸蛋儿贴在姐姐的衣襟上，眼睛眨巴眨巴地，半晌不说一句话。

姐姐见孩子这光景，愁得直仰脖子长出气。手抚摸着铁头的脑袋，安慰他说：

“姐姐知道别人家的孩子上学堂念书，你看着心眼里儿热。咱家那黑爆花草鸡不是下蛋了吗？等攒下一百个鸡蛋，卖了钱，送你上学！”

从这以后，铁头每天都爬到柜上，从后窗台把盛鸡蛋的纸

盒子小心翼翼地抱下来，瞪着眼睛，翻来复去地数几遍。每天逮一大串蚂蚱来喂那只黑爆花草鸡。晚上赶到姐姐前头去堵鸡窝。怕黄鼠狼拉鸡，还经心巴意儿地在窝门上顶起四五块砖。还怕不牢靠，又连呼哧带喘地搬块大石头压在砖上。天亮，睁开眼睛就跳下炕，精光着身子，一溜烟儿地跑去打开鸡窝门。掏出那只母鸡，一手抓紧翅膀，一手捏摸那母鸡的屁股门儿。摸摸有蛋没有？要是没蛋，他便咕嘟起嘴巴，哭丧着脸，一天别想见笑模样。一摸有蛋！欢喜得把母鸡紧紧抱在胸前，脸蛋擦弄着翎毛，咧开嘴巴，嘻嘻地笑出声来。

一天半夜，铁头在梦里还咯儿咯儿直笑。姐姐用胳膊肘子推推他说：

“铁头，铁头，你笑什么哪？”

铁头睁开眼睛，一时还没有清醒，把一只胳膊搂着姐姐的脖颈，伸过嘴去，附在姐姐的耳朵上，好象透露一件机密大事似的，悄声说：

“我数过鸡蛋，够一百个了。明天可以卖钱上学念书啦！”

姐姐掉过身来，拍着铁头的屁股说：

“这孩子，想上学念书快想魔障了。晚上你不是刚数过吗？不算鸡爪子踩碎的那个，整四十九个。”

说着，忽然感到有泪水流在脸上。姐姐知道铁头哭了。忙搂在怀里，把心掏出来安慰他说：

“等着吧！攒到差不多的时候就卖钱送你上学！”

二

终于攒够一百个鸡蛋了。

这天清早，铁头忙活着在篮子里垫了一大把麦花秸，把纸盒里的鸡蛋倒腾到篮子里。准备吃过早饭跟姐姐挎到市上去卖。

铁头心急火燎，忽噜忽噜喝碗菜粥，撂下筷子，跳到地上，挎起沉甸甸的篮子，跺脚连声催着姐姐走。

忽然，听村里维持会那面大铜锣当当当，阴一声阳一声地响了过来。伪乡长兼维持会长台荣侯的大管家二阎王高海臣，狼哭鬼叫一般，在街上吼喊着：

“日本皇军有令……又交粮纳款啦……”

姐姐正在堂屋刷锅洗碗，听这一声吼喊，好象头上灌下一盆冷水，打个冷战，变了脸色，慌慌急急奔到屋里，叫道：

“还傻愣着。没听二阎王喊，维持会要粮来了？快把鸡蛋藏起来呀！”

“要是二阎王翻柜呢？”

姐姐一听有理，忙把鸡蛋篮子拿出来，放进门后的缸里。想了想，这里也不把牢，这原是装粮食的缸，二阎王不能不翻。于是，又急忙从缸里拿出来。一面叫铁头去关排子门，一面提着这篮子鸡蛋跑到东院，藏到邻居古大鹏爷爷破被垛后面了。

姐姐刚回到堂屋，就见二阎王高海臣手提着铜锣，挺胸鼓肚，摇晃着肩膀，骂骂咧咧走进院来。这家伙一身黑缎子团花

马褂，黑礼服呢低口鞋，裤脚上扎着绸子带儿。歪戴着深灰色呢子礼帽，满是横丝肉的脸上，带着怒气。背后跟着个背枪的保卫团丁。

“小兔崽子，维持会要粮派款，你关排子。你有能耐修一座碉堡，他妈的挡得住海大爷！”一路骂着跨进堂屋。手指着姐姐说：“你不把粮食背到门口，还打发孩子关排子门儿，想抗粮不交吗？”

姐姐苦笑说：

“连吃的都没有，哪有粮交维持会！”

说着把吃剩下的一碗菜粥端给二阎王看。高海臣鼻子里哧哧冷笑两声，两眼一瞪：

“别他妈向我海大爷装蒜啦！没粮食你大白天打发孩子关排子门干什么？”

这时候，跟进来的铁头扯直嗓子嚷着：

“我关排子门儿是怕母鸡跑出去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二阎王高海臣横了铁头一眼，刚要发作，可是他眼珠子骨辘辘一转，命令团丁：

“没有粮食，把母鸡给我抓走！”

铁头一听要抓他那只黑爆花草鸡，便飞跑到院里去护着。可是他挡不住团丁。眼看母鸡被团丁追赶得扑楞着翅膀，嘎嘎叫着，满院乱跑。铁头心里说：这可是糟糕，要是被他逮走，没鸡下蛋，能上几天学呢？

母鸡终于被团丁赶到墙角里。不好！要逮住了。铁头急忙跑过去，叫道：

“来，我给你逮吧！这母鸡认生，生人逮不着它！”

团丁已经累得满头大汗，耸着肩膀呼哧呼哧乱喘。见铁头过来帮他，便直起腰来说：

“好吧，逮住这只鸡，你刚才关排子抗粮罪，就算一笔勾销了！”

铁头把鸡逮住了。团丁伸出两手去接。可是铁头往高处一扔，那母鸡就扑楞着翅膀飞到隔壁去了。团丁气得直骂：

“混账！给我找回来！”

铁头眼望着那团丁，只是咧着嘴巴嘻嘻地笑。

就在这节骨眼儿上，忽然看见二阎王高海臣手提着那篮子鸡蛋出来了。姐姐在背后追赶着：

“你给我放下！好不容易攒了一百个鸡蛋，打算卖了钱送孩子上学念书的，维持会成老抢儿啦！”

嘴里喊叫着奔过去，伸手想夺回那篮子鸡蛋。二阎王高海臣眼眉竖起，叫声“去你的吧！”用胳膊肘子猛一推，把姐姐推倒地上。

铁头一看二阎王拿走那篮子鸡蛋，还把姐姐推倒地上，急了眼。嘴里嚷着：

“我的鸡蛋！我的鸡蛋！”

向二阎王冲过去。可是那保卫团丁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叫声：“别动！”铁头叫骂着扭动着身子，抡胳膊想挣脱开团丁的手，却不能够。眼睁睁看着那一百个鸡蛋被二阎王抢走了。铁头气得低头一口咬住了团丁的手腕子。疼得团丁龇牙咧嘴杀猪一般叫：

“窝呀！窝呀！松口！我开枪啦！”

在铁头的头上猛击了一拳。铁头两眼发黑，打个趔趄，差点栽倒。姐姐过来把铁头搂在怀里。团丁趁这时候，一溜烟儿跑了。

三

二阎王高海臣，一边带着保卫团丁沿街起粮，一边拉着长声儿，用讥讽嘲笑的口气说：

“夏俊梅 癞 哈蟆 想吃天鹅肉，要送他家的兄弟上学念书啦！也不睁开眼睛瞧瞧，她家的坟头上有那棵蒿子吗？”

过了两天，古大鹏从山里打猎回来。听俊梅念叨这事，怒气冲冲地鼻子里喷着气，风飘着胸前那把大胡子，到市上卖了两张狼皮，到学堂给铁头交了书钱，回家向夏俊梅说：

“叫铁头上学！”

把剩余的钱往炕上一撂，又进山打猎去了。

姐姐给铁头洗过手脸，把那身露肉的裤子和露肉的褂子补了又补。穿在身上理了又理。一面嘱咐说：

“听老师的话，用功念书。没看见？穷人上学多不容易呀！家里苦熬岁月，古爷爷刚打猎回来，连口气都没喘，又进山去了。老人家起早贪黑，趴冰卧雪，那两张狼皮来的容易吗？”

姐姐说一句，铁头应一声。走到门口，回头笑咪咪地望了姐姐一眼，这才兴兴头头往学堂跑去。

刚进学堂大门口，听背后小朋友们招呼他：

“铁头，铁头，上哪儿去呀？”

铁头一边往里走，回头龇牙笑着，眉飞色舞地回答说：

“上学来啦！”

只顾向后面的小朋友们说话，没留神前头，冷不防撞在一个人身上。转脸一看，却是台荣侯的小儿子台狗叉开两腿挡住去路。铁头上学心急，想从台狗儿身边过去。台狗儿却横跨一步，又叉开两腿站在铁头面前了。铁头还想从他身边绕过去。可是刚走两步，台狗儿又跑到前头挡住他。铁头直瞪两眼，气得呼哧呼哧半晌说不出话。台狗儿摆出挑战的姿势，也把眼睛瞪着铁头。两个人的目光就这么射过来，射过去。突然，铁头吼了一声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台狗儿在铁头的胸脯子上推了一把，歪着脖子叫道：

“滚一边去！我爸爸说了，不准臭要饭的花子登学堂的大门口！”

小铁头并不退让。把手左右叉在腰间，挺直胸脯，往前跨了一步。瞪着眼问：

“这学堂是你家开的吗？”

台狗儿一时回答不出，只是乱眨着马猴儿似的烂糊眼。突然，往铁头的胸脯子上打了一拳，扭头就跑。可是没跑了。小铁头一把抓住他的后脖领子，下头一伸腿儿，上头往前一搯，台狗儿便“扑通”一声跌倒地上。围着看热闹的孩子止不住笑了起来。

台狗儿在一片笑声中站起身，也顾不得擦一下鼻子脸上

的灰土，便横眉立眼地跨到铁头面前，直着脖子喊叫：

“你打人！仗着你爷爷的师兄古大鹏当过义和团的匪头儿是不是？”

小铁头仍旧两手叉腰，挺直胸脯，叫道：

“你爸爸台荣侯是管洋鬼子叫爸爸的二毛子！”

两个人互相对骂以后，便眼睛对着眼睛，鼻子对着鼻子，山羊顶架的姿势，在原地转圈儿。周围看热闹的小学生们拍着响巴掌儿呐喊助威。有向着铁头的，有向着台狗儿的。

台狗儿也照铁头的战术，猛然一伸腿儿，使了个脚绊子。可是铁头没倒，他自己又“扑通”一声跌了个屁股墩儿。人群一阵哄笑，有些人拍手叫好：

“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”

台狗儿两次吃败仗，脸上挂不住了。顺手从地上抄起一块瓦片儿，飏地一声，直向铁头的头上飞去。铁头一歪脑袋，瓦片不偏不歪，正打在一个女孩子的头上。

小女孩抹了一下脑门儿，瞧瞧手，满是鲜血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。立刻便有大几岁的学生飞跑着报告老师去了。

老师柴云升是才到龙虎村不久的乡村师范毕业生。白净脸膛，头上蓄着浓厚粗硬的头发，一身半旧蓝布长衫。听了学生的报告，慌慌走来。一面给受伤的女学生包扎伤口，一面问清事情的经过。把台狗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。刚转身要走，台狗儿就扑过去抓住铁头的脖领子。柴老师忙回身把他撕开，可是，台狗儿还是叫骂着扑上来。气得老师推了他一把，拉着铁头往院里走。台狗儿哭叫着往家里跑去。

柴老师刚摇过上课铃。学生们正排队往课堂里走着的时候，就见一个人，一叠连声地骂着走进院来：

“啥鸟都在我们侯爷的脑袋上垒窝！狗胆包天的混账小子，偏拉一把，打了我们侯爷的小少爷？侯爷赏碗饭吃，响头都磕不过来，什么硬仗着腰子的混账东西，太岁头上动起土来了！”

铁头扯动着柴老师的袄袖子，低声说：

“这是我们村里的二阎王，可霸道啦。瞧他要打你。”

柴老师说：“不怕。”叫铁头到课堂里去。可是二阎王高海臣已经看见铁头了。用手一指，骂道：

“穷骨头，没钱交维持会粮食款，有钱来上学！你们老家坟头上有那棵蒿子吗？给我滚！侯爷有令，不准臭要饭的花子登学堂门口！”

铁头抢前一步，嚷道：

“这学堂是你们家的吗？有能耐把学堂搬你们台家大院去！”

二阎王奔过去，伸手就要打。柴老师忙把铁头拉到身后，同时，眼睛威严地直盯着高海臣说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高海臣翻动着眼皮子，在这年轻老师的身上溜了一眼，丧声歪气地反问说：

“你说要干什么？海大爷要打人！他妈的，偏拉一把？”

铁头忍不住从老师背后闪出来，叫道：

“怎么偏拉一把？是你家台狗儿动手打坏了人的！”

柴老师伸出一只胳膊，拦挡着铁头，同时质问高海臣：

“嘴里不干不净的，你骂谁？”

“你说我骂谁，我就是骂谁！”二阎王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里有一股恶狠狠的杀气。仿佛这世界上所有的穷人都是他的死对头，“你帮着臭要饭的小花子儿打了我们侯爷的小少爷，是不是？”

柴老师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，圆睁两眼，叫道：

“这是学校！老师有管教学生的责任。我不知道什么猴儿爷，少爷。你是什么人？什么东西？你你你敢扰乱学堂，辱骂教师！”

用气得哆嗦的手指头，指着门口，向二阎王大叫：

“你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！”

“喝——”二阎王拉着长声儿，撸胳膊挽袖子，溜瞅着眼儿，鼻子里冷笑两声，说：“看把你乖的！”叉开巴掌，劈脖子盖脸打过去。

柴老师一抬手，抓住他的胳膊腕子，趁势猛力往后一推，二阎王踉踉跄跄后退几步，差点摔个仰八叉。这家伙向来一跺脚龙虎村四角乱颤，还没有人敢对他这么不客气。破着嗓子叫骂，重新猛冲过去。不提防，铁头从地上捧起一把沙土，直扬到他的脸上。二阎王瞪大的眼睛和张嘴骂人的嘴巴里，全是沙土了。这下子完全失去了战斗力。只好一边揉着眼睛，跌跌撞撞往外跑。一路上吐着嘴里的沙土，半晌才骂出声来：

“等着海大爷的，他妈的翻天了！”

当天，柴云升就被革去教师职务。而且立逼着马上离开龙虎村。二阎王还向全村传下台荣侯的命令：不准任何人拉牲口套车送老师。柴老师只好自己背着行李卷儿，离开龙虎村。

出村不远，忽听背后有人叫他。回头一看，却是小铁头。虽然已经是秋后的天气，还穿着破旧的单褂子，敞露着窄瘦的胸脯，补丁摞补丁的裤子。可怜巴巴地眼望着柴老师。突然扑过去，紧抱住柴老师的腰，那一双直望着柴老师的眼睛里滚出了大颗的泪珠，顺着小脸蛋往下流。呜咽着说：

“老师，我还能不能上学啊？”

柴老师把手抚摸着铁头的脑袋，回答说：

“等八路军过来，穷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念书了。”

小铁头眼泪模糊地站在荒野上，望着柴老师背着行李卷儿，在那烟云飘飞，一片草木着霜的田野上走着，渐渐地远了。不知什么地方，大炮轰隆轰隆地响。铁头心里说：

“八路军什么时候才能到龙虎村来呢？”

四

将军河的秋天，在潮湿的浓雾和隆隆的炮声中过去了。每天夜里，村庄的屋顶，墙头，篱笆，村外黄叶落尽的丛林，绿色的麦田，落下一层薄雪似的严霜。早晚，地平线的后面，有很多大片红霞，直升到天空，火光一般照亮将军河两岸。孩子们拍手唱着一首童谣：

“天上一片红，地上一片红，红旗红马红缨枪，八路来杀鬼子兵。”

大人们在屋里，在街头巷尾，在广场，在河边，脸上泛着红光，眼睛闪着亮光，互相传告着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八路军要开过来了！

一天晚上，八路军的前站到了龙虎村。

铁头的邻居大哥古佩雄，爷爷古大鹏，还有一些叔叔伯伯，准备粮草，叫各户打扫房舍，加添灯油在街上往来穿梭般的奔忙。

有的人家，早呱哒呱哒拉起风箱，开始烧水了，准备给八路军包饺子吃的主儿，丁丁当当剁着饺子馅儿，同那井台上水桶的丁当声，汇成一片热闹的轰响。

铁头帮着姐姐打扫房屋，擦抹桌椅，爬到后窗台上，把过年五更黑夜才舍得点一遭的玻璃罩子煤油灯，端到炕上。把那玻璃罩子擦了又擦。不住地张起小嘴巴往里哈气，用一根筷子顶着抹布里在转抹。擦得玻璃罩子象透明的水晶一般。扣在油灯的蛤蟆嘴上，把灯芯往上一捻，喝！清光闪亮啊！铁头还帮着姐姐把磨豆腐的小磨搬到大柳条簸箕里，听说要来八路军，姐姐白天就泡了一升黄豆，现在把它磨出来，点两盆豆腐脑儿，款待亲人哪！

姐姐坐在蒲墩上，因为一手转磨，身子俯仰不停，额前的一绺头发老是往下掉。另一只手还得往磨眼儿里抓豆粒。就猛一仰脸，把那散落下来的头发甩上去叫道：

“铁头，帮我往磨眼里抓豆粒儿！”